

蒲松齡筆下的狐狸精

顏清洋

- | | |
|---------|--------|
| 一、前言 | 五、狐的種類 |
| 二、狐故事史略 | 六、狐的神格 |
| 三、蒲松齡小傳 | 七、狐的修行 |
| 四、狐的特性 | 八、結語 |

中文摘要

狐是哺乳類中的犬科動物，動物學界並不認為牠有何特別，但中國人自古以來即不以平常野獸視之，總認為牠具有特異能力，並且帶有一點邪氣，魏晉南北朝以來，狐成為文人筆記小說中的要角，唐初更擠進宗教世界中，成為百姓膜拜的神靈。此後文人賣弄筆墨，幾乎都少不了牠。因此，狐在中國宗教史及文學史上是不容忽視的。

蒲松齡繼承傳統民間信仰及文學創作遺產，運用其生花妙筆，塑造了多彩多姿的狐族世界，俊男美女，好壞莊諧，可愛可惡可敬兼具，而故事離奇曲折，文辭優美，感人至深，對後世影響極大。

本文借重宗教學的基本常識，依序探討狐的特性、種類、神格及修煉諸項，以了解其狐魅觀，並以此與靈魂觀及神靈觀整合成完整之宗教概念。題目原定為「蒲松齡的狐魅觀」，乃撰寫中的《蒲松齡的宗教世界》中的一節，為求通俗及感性，於是模仿葉慶炳先生〈古典小說中的狐狸精〉一文，改為此題。

ABSTRACT

The fox belongs to the dog family of mammals. There is not anything special about it in zoology. However, it has been viewed as an unusual animal since ancient times in China. Chinese people think the fox possesses supernatural forces, sometimes with a little evil personality. It played a main role in many literary work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even entered a religious worl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ang Dynasty where people worshiped as a god. As the fox almost appeared in later literary works, it can't be ignored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Inheriting traditional folklore belief and literary productions, Pu Songling created a wonderful fox world where foxes, transformed into handsome men or pretty women, were interesting, cute, respectable but sometimes cunning and nasty. The stories, with beautiful and graceful language, were full of suspense and fantasy. Readers were deeply touched by the stories, which had a great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On the basis of basic knowledge of religion,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following elements to understand the fox: its divinity, kinds, identity and cultivation. By integrating concept of soul and concept of divinity, the complete religious notion is formed. This paper, a segment of in-progress "Pu Songling's world of religion," was originally entitled "Pu Songling's Viewpoints of the Fox." To be more common and appealing to the readership, this paper was reentitled as "Fox Spirits In Pu Songling's Writing" by imitating Yeah Ching Bing's "Fox Spirits in Classic Novels."

一、前言

狐，是哺乳類中的犬科動物，似狗而稍小，軀幹纖細，尾長而蓬鬆，聽嗅覺均極敏銳，晝伏夜出，捕食小動物；性狡猾，肛門旁有腺體，遇敵可排出惡臭，藉以逃生；肉腥臊，味不美，但皮毛則極珍貴；善護幼仔，成長期需二年，壽命約十三四歲。而狸雖與狐同科，外形個性亦相近，但並非一物，國人却不知何故，習稱狐為狐狸。

在動物學界，狐並不具特異能力，但中國人却不認為如此。

二、狐故事史略

從上古以來，國人即認為狐是一種極為神秘靈異的動物，如《詩·國風》中，〈有狐〉及〈南山〉二篇，狐的出現即為詩人帶來無限的遐思；又如《易·解卦》中「田獲三狐」、〈未濟卦〉中「小狐汔濟，濡其尾」，在常人看來，毫無特殊意義，但卜者却為之大費週章，可見狐在古人心目中絕不是平常的野獸。

對於狐的個性，描繪得最為傳神的莫過於《戰國策·楚策》中「狐假虎威」的寓言了，這則故事對後世影響應該不小，從中不難看出古人早就知道狐是聰明敏捷而又神奇的動物，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時，即利用夜晚，於野外假裝狐鳴，大叫「大楚興，陳勝王」②，而稍後蒯通說韓信自立為王，也說到狐性多疑，英雄應當機立斷③，由此可知，古人視狐總是多少帶點邪氣，直到今日，亦復如是，從時下尚流行的詞彙，如狐疑、狐媚、狐狸精、兔死狐悲、狐群狗黨等可見一般。

至於狐的能力，從秦漢以來，普遍都認為牠很具靈性，但介於正邪之際，如《禮記·檀弓》云：「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能不忘其本，當然是值得歌頌的美德。不過，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訓狐却是：「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明確指出牠是鬼物所乘的妖獸，人類不宜接近；但他也概略描繪狐的三項特徵：一是顏色美麗，人見人愛；二是嘴尖而小，尾大而長；三是死則頭向山丘，以示不忘故鄉。在古人心目中，狐就如此，陰邪中帶有美德，兼具雙重性格。

魏晉南北朝以來，文人即利用狐的這些特性，把牠融入筆墨，狐從此成爲誌怪小說中的要角，好的一面，說牠可以煉成人形，同人過生活，甚至戀愛結婚，有的還能得道成仙，如《玄中記》即說：「狐五十歲能變化成婦人，百歲爲美女、爲神巫，或爲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爲天狐。」④說得神秘無比，而道教名人葛洪在《抱朴子》一書中也提到狐壽可達八百歲，滿三百漸變爲人形⑤，可見狐之成人成仙是時人所深信的，於是就有人把罕見的白狐、九尾狐視爲祥瑞之物了⑥。至於壞的一面，則說狐是會害人的妖怪，尤其雄狐喜好奸淫女子，雌狐則會魅惑男人，目的不外採補煉氣，所以狐是近不得的⑦。總之，由於文人對狐情有獨鍾，多彩多姿的狐故事也就紛紛出籠了⑧。

到了唐代，由於歷代文人的宣揚，狐的特異能力遂爲世人所深信，下層無知百姓竟有奉之爲神靈的，玄宗時代，張鷟在《朝野僉載》書中即說：「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⑨狐由動物而成神，當歸功於舞文弄墨的雅士，在宗教史上這是值得重視的個案，而在文學史上也正值狐故事創作的黃金時期，似乎是兩相輝映。

宋元明以來，狐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不曾動搖過，但狐故事創作成就却反不如前人，一直到清初，才又掀起另一波高潮，而蒲松齡正是這一波的帶頭人物，《聊齋誌異》一書的風行證明了蒲氏的成就。

三、蒲松齡小傳

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山東省濟南府淄川縣人，生於明崇禎十三年，卒於清康熙五十四年⑩。由於他傳世的大作《聊齋誌異》一書，流行既久且廣，故世稱爲「聊齋先生」。

他的先世，可能是西域回人，但因久居中國，與漢人相處且又通婚，到了他近身數代，早已「數典忘祖」了⑪。

他一生窮苦潦倒，除了於十九歲考中秀才外，多次參加科舉考試，連鄉試都過不了關，始終被摒於公門之外，而祖傳僅薄田二十畝，一家數口難以維生，只好筆耕舌耘度日，近五十年間，幾乎皆靠西舖坐館，始免挨餓受凍，是個標準的窮書生⑫。

然而他人窮志不短，文學天份極高，感情豐富，且一生鬱鬱不得志，有所感而發，發而為文，舉凡詩詞、小說、戲曲、雜著，洋洋灑灑，可謂著作等身，其中以《聊齋誌異》最為當代後世所稱頌，是書多談狐鬼，情節離奇曲折，文辭典雅華麗，感人至深。故事雖多虛構，但從中不難出蒲氏的宗教概念，由於他終身落魄，又半生忙於制藝，無緣遊學他方，以致視野不廣，終老家鄉，日與地方基層士人往返，故宗教信仰頗具民間特色。

他繼承了前人所留豐富的狐文化遺產，再用其生花妙筆，創作出多彩多姿的狐族世界，在文學史上，他的地位是無庸置疑的。

但以宗教史的立場看，他的狐魅觀十足是歷史的產物，毫無奇特處，且不如稍後的《閱微草堂筆記》賦予狐較明確的宗教地位，然而在《聊齋誌異》傳世四百九十一篇中，竟有八十二篇是以狐為主角的，占了六分之一，於此可見狐在蒲氏心目中的地位；同時他所塑造的許多優美的狐魅形象，對後世影響頗大，盛清以來，極多的文人筆記小說幾皆不能免俗的要談及狐，應是受到他的大作的啓示；而蒲氏筆下的狐，角色不一，大概介於人物、神仙、鬼怪之間，而往往如人般往來於世間，如此的宗教概念可謂博雜萬端，卻是研究文人及民間信仰的好題材。

本文嘗試利用宗教學裡有關宗教概念中的神鬼分類常識剖析蒲氏筆下的狐，原題訂為「蒲松齡的狐魅觀」，今仿葉慶炳氏的大作而改為此稱^⑬。史料以《聊齋誌異》為主^⑭，副以其他詩文集，依序探討狐的特性、種類、神格、修煉等項目。

四、狐的特性

在蒲松齡筆下，狐通常單稱，偶稱狐狸，或鬼狐並稱，對於有道之狐則稱狐仙，專事採補的壞雌狐則稱淫狐或騷狐。

他所創造的狐，儘管角色混雜，種類繁多，但歸納起來，都具備如下數項特性：

(一)具人形、解人語：狐都能經由修煉變成人形、通曉人語，所以外觀上與人無異，也能與人當面對答，毫無隔閡，更能與人共同生活，合住一宅院中，甚至發生男歡女愛的性關係。這是蒲氏筆下的狐所必需具備的最基本條件，因此，狐的初次出現，幾乎是與人無異的，甚至在外形上還比凡人完美得多，不是美女俊男就是彬彬有禮的老叟。

(二)有超人能力：狐雖屬動物，但國人早就相信牠能經由修煉，化成人身，並且具有近於鬼神的超人法力，蒲松齡亦然，他筆下的狐雖因道行深淺有別，但在多方面都是超越人類的，舉其重要項目：甲、能來去自如，不受阻隔，如卷五〈鴉頭〉篇中的小狐女能「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啓，耳後但聞風鳴」^⑮一夜行數百里；又如卷六〈河間生〉及卷九〈張鴻漸〉篇皆載狐攜凡人，瞬息可疾行千里；其他如狐與人作桑間濮下之約也多係來無影去無蹤。由於狐具有此等能力，若要戲弄人或破壞住家環境，人往往無可奈何，只得求救於懂驅狐法術的僧道。乙、能預知劫難，國家有大兵亂，狐能前知，如卷一〈靈官〉篇載狐預知明崇禎十七年流寇之亂，卷三〈狐妾〉篇載狐預知順治五年大同總兵姜瓖之變；而屬於狐自身修行過程中的劫難，尤其是雷霆之劫，也能預知，如卷一〈嬌娜〉及卷七〈小翠〉二篇都載狐藉大貴之人以避劫。至於人的壽數、吉凶、禍福，狐也可卜知，如卷二〈胡四姊〉、卷三〈狐妾〉二篇都載狐預知人之死期，而卷七〈小翠〉篇則載狐預知家中有變故。丙、能醫重病，狐大率懂醫術，如卷一〈嬌娜〉篇載孔生一次重病，一次被雷震死皆靠嬌娜以仙丹治活，他如卷二〈蓮香〉、卷五〈秦生〉及〈武孝廉〉等篇也都載狐治人重病，甚至使死人復活。上述這些能力都已大大超越人類了。

(三)有人性化的傾向：狐除少數道行較淺尚具部份獸性，如畏懼獵人及毒藥、夜出晝伏、喜食酒肉及常居於廢棄宅院或曠野墓穴中外，一般狐在性格上都接近於人類，如人每好逸惡勞，狐也會投機取巧，修行費時又艱辛，若藉陰陽交媾採補，則既省功夫，又易增長道行，故採補之狐極多，雄狐崇婦人，雌狐媚男士，嚴重破壞狐族形象；又如人重節義，有恩當償，有仇必報，狐族也如此，所以報恩復仇就成了狐族故事常見的題材；又如飲食男女乃人生第一大事，狐雖異類，也不能免俗，《聊齋誌異》中有極多篇章描寫人狐親暱關係，一段纏綿悱惻的戀情往往只有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宿緣，直讓人感覺狐對性事極為開放；他如人狐成爲好友，甚至結婚生子，更要叫人忘掉狐之本來身份了。

五、狐的種類

蒲松齡所創造的狐，除了唯一的〈捉狐〉篇是真正的動物狐外，其餘的皆具備前述特性，這些狐雌雄老少，俊男美女，好壞莊諧，可愛可

惡可敬兼具，可謂林林總總，總而言之，可概分爲數類：

(一)凡狐：最普通的狐，道行淺，聚族而居，晝伏夜出，喜歡偷人酒食，怕獵人及毒藥，如卷一〈賈兒〉篇載聰明的商人子利用獵藥毒斃三狐，卷六〈蕭七〉篇載風流的徐生娶了狐妾，又思染指其姊，却被一群獵人驚破美夢。這類狐很怕僧道之符籙，如卷一〈焦螟〉、卷三〈劉海石〉、卷十〈長亭〉等篇皆載道士作法驅狐，而卷五〈荷花三娘子〉、卷九〈金陵乙〉二篇則載和尚以符制狐；由於道行不深，動物本性未失，故往往因酒醉而原形畢露，如卷五〈武孝廉〉篇中的中年婦人即在飲酒過量後露出原形，而卷二〈酒友〉篇中的狐仙，道行高深，却也在一次酣醉睡夢中短暫現出狐形。

(二)魅狐：狐未脫動物本性，視人類爲敵，藉其法術爲非作歹，與妖怪同類，故姑稱之。此類狐頗多，又可細分爲三種：甲、破壞狐，喜好破壞人之居家環境之狐，如卷一〈焦螟〉篇載兵部尙書董訥家爲狐所擾，「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奔匿，待其間歇，乃敢出操作」^{①6}；卷四〈捉鬼射狐〉、卷六〈胡大姑〉、卷九〈陵縣狐〉及卷十二〈姬生〉等篇所載之狐亦屬之。乙、戲弄狐，好以法術戲弄人類之狐屬之，如卷六〈狐懲淫〉篇載某生好蓄媚藥，爲狐窺知，竟偷偷將藥滲入粥中，其妻食之，差一點失節；又如卷十〈彭二掙〉篇載彭騎驢途中，被狐攝入友人皮囊中，吃足苦頭；而這當中最有名的要推卷九〈王子安〉篇了，王是東昌名士，屢困場屋，一回鄉試後，甚望能中舉，但又沒多大信心，放榜前日痛飲大醉，回家酣睡，狐竟藉機大大戲弄他一番，直到王酒醉稍醒，才知爲狐奚落，却也無可奈何。丙、陷害狐，狐在與人無冤仇情況下已會擾人，淫狐靠採補以增進功力即是（詳下），但有些壞狐則兼害及旁人，如卷三〈劉海石〉篇載劉滄客中年納一狐妾，不久家中妻小婢僕幾乎死光，最後賴呂洞濱門人劉海石制服妖狐，否則一門將無噍類；而狐若遭人毒害，更會用盡心機，不擇手段的報仇，這種狐較之陰險小人不遑多讓，如卷二〈九山王〉篇載李生將後園租與某叟後，發覺是狐族，暗中以火藥圍攻，企圖全數殲滅，但老狐逃過一劫，日後化爲南山翁，慫恿李某說他具有真主命相，當藉機起義，又暗中連絡官兵，結果李中計，全家皆被擒斬；另外同卷〈遵化署狐〉篇亦載有狐族復仇的類似情節。

(三)淫狐：顧名思義，此類狐專事對人採補，是真正的「狐狸精」，對人有害而無益。案採補術本系道教房中術最重要的養生之道，大概起源於漢末魏晉之際，如《後漢書·方術列傳》註引《列仙傳》即云：「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①⑦}而葛洪《抱朴子·釋滯》也言：「房中之術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眾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①⑧}相信人（不分男女）之精有神奇功效，藉男女交媾以求養生。不知何時，把對象轉至狐身上，又再被狐喧賓奪主，由狐對人進行採補。蒲松齡筆下的淫狐不少，大概可細分為三種：甲、是採女人的雄狐，如卷一〈狐入瓶〉及〈賈兒〉、卷五〈農人〉、卷八〈盜戶〉及卷九〈金陵乙〉等篇中的狐皆屬之，淫狐所採補的女人中有已婚之婦人，也有待字閨中的少女，與房中術所講究的「多御少女而莫數瀉精」之法不全相符。乙、是採男人的雌狐，這是典型時下所稱的「狐狸精」了，不難想像，這種狐一定是蛇蠍美人，有著嫵媚動人的外表，直叫男人一見為之傾倒，情願「做鬼也風流」，男人遇上這種淫狐，數次魚水之歡後，必是精血耗盡而死，如卷二〈董生〉篇中的淫狐前後崇死二男後被閻王追回金丹；又如同卷〈胡四姐〉篇中的三姐，在害死三男後被術士收伏；又如卷五〈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差一點害死宗生。丙、是同性戀狐，狐為採補，不惜與同性相燕好，這種事都由雄狐對男人，如卷三〈俠女〉篇中顧生的變童即是一隻白狐所化，因出言戲弄俠女，被殺而現原形；又如卷三〈黃九郎〉篇中小雄狐即前後週旋於兩位有斷袖之癖的男士之間，當然，二男皆難逃一死。

淫狐居心不良，又多作傷天害理之事，故道行難以精進，遇上僧道術士，往往會被制服，使其平昔修行燬於一旦；而狐在採補過程中雖經常居於主動優勢的地位，但偶遇上聰明正直之人，往往也會吃虧，如前引〈狐入瓶〉篇中的淫狐終死在牠所採補的婦人手中，而〈賈兒〉篇中三狐則被牠們共同採補的婦人小兒毒死；同時，採補須經由男女交接，雌狐若道行太淺，遇上健壯的男士，也是占不了便宜的，如卷三〈伏狐〉篇中一雌狐被吃了媚藥的太史某淫斃，一狐則在遇到一位有「繆毒之勇」的男士，經不起風狂雨驟而中途脫逃。

(四)美狐：這是狐族中的俊男美女，男的衣冠齊整，舉止高雅，有大家之風；女的則是容華絕世，叫人一見鍾情。他們不僅外表斯文，並且知

書達禮，有良善心腸，能與人和睦相處，是不會害人的好狐。這類狐中俊男較少，美女較多。俊男都能與同輩讀書人結為意氣相投的好友，如卷一〈嬌娜〉篇中的皇甫公子與孔生及同卷〈青鳳〉篇中的胡孝兒與耿生，他們平時與人詩酒唱和，相互切磋，遇到重大困難也會找好友幫忙，而人類也都能慷慨拔刀相助，皇甫家的雷劫及胡家老翁被獵人擒獲都是如此得救的。

至於美女，蒲松齡筆下極多，個個楚楚動人，他們在男人世界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甲、是露水姻緣型：美女狐主動找上中意的男人投懷送抱，享受一段魚水之歡後，又瀟灑的離開，對男女性事，豪放之至，他們往往只輕描淡寫的把這種親蜜關係解釋成天定的緣分，如卷二〈胡四姐〉篇載三姐主動上門獻身，又引薦四姐，讓尚生享受齊人之福，不想尚生與四姐勾搭上後用符籙阻止三姐，三姐竟然只說：「汝二人合有宿分。」又如卷三〈狐妾〉篇載狐女送妹與劉生作妾云：「舍妹與君有緣，願無棄葑菲。」又如卷四〈狐諧〉篇載美麗又博學高才的狐女在與萬生數年恩愛生活後分手，也只說：「與君有宿因。」類似的篇章還有很多，對於這種奇遇，不知羨煞古今多少男士？誠如卷四〈雙燈〉篇中狐女所云：「癡郎何福？不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夜自投到也。」最後又自我解嘲的說：「姻緣自有定數。」看了這些篇章，應該很容易令男性讀者引起遐思，這也許是《聊齋誌異》能風行於世的一個原因吧？

乙、賢妻良母型：美狐女嫁與風流男士，有緣人終成眷屬，實是人間一樁美事，蒲松齡喜歡當喬太守，筆下自是促成不少佳偶，這當中由男士主動追求的較少，如卷一〈青鳳〉、卷二〈嬰寧〉、卷四〈辛十四娘〉及卷五〈鴉頭〉等篇；而由狐自動促成，甚至親自送上門來的則極多，如卷一〈嬌娜〉、卷二〈蓮香〉、卷四〈青梅〉、卷六〈蕭七〉、卷九〈鳳仙〉及卷十〈長亭〉等篇。這些人狐夫妻婚後生活美滿，一門和樂，好多還育有子女，長大後科考順利，光耀門楣，令人稱羨。其中好多位更是典型的賢妻良母，相夫持家，不亞於名門閨秀，如青梅慧眼識英雄，毅然自薦，嫁與貧困的張生，並在張功成名就後，不忘回報當年的恩人；而鳳仙在丈夫劉生窮苦潦倒之際，鼓勵他：「君一丈夫，不能為牀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願好為之。」劉在兩年寒窗苦讀，終於高捷南宮。

這些美狐女故事，篇篇精彩，而以〈青鳳〉、〈鳳仙〉二篇最爲膾炙人口，蒲松齡自己即說他的老東家畢際有之侄畢怡奄，在讀了〈青鳳〉篇後「心輒向往，恨不一遇」，蒲氏靈感一來，就創作〈狐夢〉一篇好讓他過足乾癮，從此不難想像這類故事感人之深了。而即使對《聊齋誌異》寫作體例頗有微詞的大學者紀曉嵐，也不得不承認前述二篇對青年學子確實有極大的吸引力^{①9}。

(五)儒狐：狐中儒者，知書達禮，堪爲人師及經師之謂。中國人早就相信狐能化人形、讀人書，並成爲飽學之士，干寶《搜神記》卷十八中的「胡博士」即是有名的一位，這一類的狐，葉慶炳先生稱之爲「學究狐」^{②0}。蒲松齡筆下的儒狐不少，約可分爲二類：

甲、是舉止中節，儼然長者型：狐修成人形，除非證得正果，成仙成佛，否則仍有生老病死。儒狐中的長者當然是老翁，猶如人到中晚年，閱歷豐富，思慮成熟，若再加上良好的學養，必定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如卷一〈狐嫁女〉篇中的老翁即是最典型的一位，本篇載殷士儋膽識過人，夜眠荒宅，湊巧撞見狐族辦喜事，老翁先是交代下人：「此殷尙書，其睡已酣，但辦吾事，相公僮儻，或不叱怪。」殷醒，又深爲冒觸致歉，並很得體的說：「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煩陪坐，信益光寵。」令殷大喜過望，輕鬆自在的參觀婚禮。稍後酒宴進行中，殷見狐族金爵極爲罕見，乃僞醉偷藏於袖中，旁人竊竊私語，老翁又急戒止之。整個過程，老翁的舉止無不中規中矩，既可親又可敬。而同卷〈嬌娜〉篇中的老叟也是同樣溫文儒雅，但同卷〈青鳳〉篇中的老翁則嚴峻些，故事發生在耿家廢宅中，主人從子耿去病夜闖空門，見一家人煮酒談天，耿突入笑呼，群皆驚匿，獨老者不懼。耿素狂放不羈，言辭犀利，翁則委婉應對，並喚家小回座，從容談論古今。後來耿因心儀老翁侄女青鳳的風華，漸醉失態，但老翁並無深怪之意；隔夜，耿復往，思一親青鳳芳澤，老翁化爲惡鬼赫他，不成，耿反藉機糾纏青鳳，最後老翁挺身而出，呵責青鳳有辱門戶。這位老翁，就家長角色言，應是恰如其分，即使是平常人家也應如此。

乙、是精通藝文，足爲經師者型：狐中博學之士，飽覽經史，可以與人月旦古今，也能評論時文，爲人批改文章，這些狐也都是老叟。如卷四〈雨錢〉篇中的老翁，自動登門找秀才談天，「翁殊博洽，鏤花雕績，粲於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尤覺非意所及」^{②1}。這樣的儒

者當然只合與人作文字之交，所以後來當秀才要求周給金錢時，老翁在戲弄之後又訓之云：「只合尋梁上君交好得。」於是拂衣離去。這則故事中老翁的高雅，更顯露出秀才的酸腐。另外如卷五〈郭生〉篇則是載狐暗中批改一書生習作，多年後，書生竟考中鄉試副榜。

（六）仙狐：狐能像人修煉為仙，成為超脫塵世，有神通變化並且長生不死的人，蒲氏通稱為狐仙。仙狐與美狐為《聊齋誌異》中最多的兩種狐。

仙狐不管男女都是和靄可親，生活在俗世中，而非孤高絕俗，不食人間煙火。他們都具有許多特異能力，與神仙無別。

女仙狐大都貌美如「仙」，人見人愛，少數會因未脫凡心，而與有緣人敘一段露水姻緣，但未見有人仙結婚的。他們的神通似乎重在醫術，能治重病，甚至使死人復活，如卷一〈嬌娜〉篇嬌娜以口內紅丸治癒孔生的巨瘡，後來孔生被雷擊死，也是靠著紅丸復蘇的；又如卷二〈巧娘〉篇中的傅生因天闈，不能行人道，幸遇女仙狐華姑，夜服其藥，及天曉，「覺臍下熱氣一縷，直沖隱處，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際，自探之，身已偉男」^②，真是神奇無比；又如卷五〈秦生〉篇載嗜酒如命的秦生喝過多的毒酒而死，碰巧女仙狐路過而被救活；同卷〈封三娘〉篇中的女仙狐因緣認識名門閨秀范十一娘，結為知交，自言：「少得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但居間促成十一娘與孟安仁的婚事，後來十一娘因婚事不諧而自經死，也靠三娘靈藥復活。另外，卷九〈張鴻漸〉篇中的女仙狐施舜華的神通則在挪移幻化，他為與張鴻漸談情說愛，能於荒郊野外變出小村落，也能以一根竹杖當坐騎，千里外瞬息即達，他在享受一段「宿緣」之後無情的分手。

至於男仙狐則是十足的「仙風道骨」，陰陽莫測，能知人所不知，並且喜好與有緣人為伍，飲酒談天，個性多豪邁不拘。他們的神通，與女仙狐明顯有別，如卷二〈酒友〉篇中的仙狐因酒與車生結為「糟丘良友」，彼此相見恨晚，狐因屢叨車生酒食，乃指示路旁遺金、院後窖藏，讓車發了一筆橫財；並以此為本錢，預告商情、天氣變化，要車適時經商、農作，因此獲利數倍。又如同卷〈濼水狐〉篇中的老翁預知陝西將有動亂而遷居山東，並且卜知邑令前身為驢，恥與為伍；又如卷四〈胡四相公〉篇中的胡四，只聞其聲，不見其人，能知人心中所想的事，幾乎不記得自己的歲數，只說：「見黃巢反，猶如昨日。」又如卷六〈馬介甫〉篇中的仙狐運用各種法術想要醫治楊萬石的懼內症，可惜徒勞無

功；又如卷十〈真生〉篇中的仙狐有點金石，應手一磨，所磨之物無不立刻化爲黃金，因結識貪婪的賈生，被騙磨大石，而犯了仙人「妄以福祿加人」之罪，被土地神奏明上帝，削去仙籍。由後兩篇來看，仙狐尚不見得能事事如意呢！

對於仙，人人羨慕，恨不得自己就成仙；但對於神，敬畏則有之，成神倒未必。畢竟仙神有別，而能合二者爲一的當是寥寥無幾。在蒲松齡筆下，仙狐被當成神靈膜拜，請示疑難雜症的，僅見於卷五〈上仙〉篇，所載似是他的親身經歷。

狐的種類概如上述，其他尚有少數極難歸類的，由於篇幅不多，也就缺而不論了。

六、狐的神格

在蒲松齡的宗教世界中，狐應定位於何處？從前述特性及種類來看，這似不容易解決。

但從他經常鬼狐並稱來看，狐應與鬼同類，在神鬼世界中位階不高，如卷四〈辛十四娘〉篇中辛女言：「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扈從。」^②又如同卷〈捉鬼射狐〉篇末蒲氏自言：「浩然中存，鬼狐何爲乎哉？」^④又如卷五〈鴉頭〉篇王孜自言「能見鬼狐」，卷七〈阿繡〉篇中僕人言：「此第岑寂，鬼狐之藪。」^⑤由上四則例子，可以看出蒲松齡雖然創造了一個龐大繁雜的狐族世界，幾乎使人忘記狐的真正身份，但他仍在文中不經意的流露出些許的信息，把狐與鬼視爲同類；在《聊齋文集》、《聊齋詩集》中也能找到佐證，如「鬼狐事業屬他輩，屈宋文章自我曹」^⑥、「漏痕下被佛面，類鬼狐棲，不類招提境也」^⑦，足見前述推論不差，難怪他在卷八〈醜狐〉篇末論負心的穆生受到醜狐的報復時說：「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負也。」^⑧在此更明白的把狐視爲鬼物了。所以蒲氏創造的鬼狐故事經常是狐與鬼同進同出，如卷二〈蓮香〉篇中的蓮香與李氏女鬼，卷三〈嬰寧〉篇嬰寧係人狐所生之女而由鬼母扶養長大的，以及卷四〈辛十四娘〉篇中女鬼可以傳喚女狐。

然而，看了前述眾多的狐，真正與鬼同類的又不多，或許這些狐在蒲氏看來，不過是人類的翻版，而非真正的狐，只因他模糊的宗教概念穿插其間，才使狐的角色變得如此的複雜。

其實在宗教信仰領域內，狐本就不好歸類，比蒲松齡稍晚的紀曉嵐，他雖然是個狐仙迷²⁹，但仍認為狐有其多重特性。他說：

人，陽類；鬼，陰類。狐介於人鬼之間，然亦陰類也，故出恒以夜，白晝盛陽之時，不敢輕與人接也³⁰。

他又說：

人物異類，狐則在人物之間；幽明異路，狐則在幽明之間；仙妖殊途，狐則在仙妖之間；故謂遇狐為怪可，謂遇狐為常亦可³¹。

紀氏之言，足以補蒲氏之不足。

總而言之，狐原係動物，由於天賦異秉，經由歷代文人及宗教界人士的宣揚，已成為介於人妖神仙間的怪物，是文人戲耍筆墨的好對象，也是民間信仰中基層百姓奉祀的神靈之一。即使時至今日，大陸東北地區仍有人拜「大仙」³²以及福建、台灣地區仍有人拜「仙姑」³³，都是此風的遺留。

七、狐之修行

狐本是動物，要脫離原形，必須經由修煉，才能成人、成妖、成仙或成神。如何修煉？蒲松齡並沒有明確的交代，只概略的說吐納養生，如卷五〈封三娘〉篇；及紅丸呼吸煉氣，如卷一〈王蘭〉篇。在這一方面，紀曉嵐的想像力比蒲松齡要豐富得多，他以為狐的修道方式有二：一是外丹服餌，即服用各種靈草妙藥；二為內丹導引，即藉助呼吸吐納，不論採行何途，都須經歷無數艱辛，且得循序漸進，「先煉幻形，道漸深則煉脫形；脫形之後，可以換形」³⁴，至此成為人形，是得道的第一步。此後尚待繼續苦修，不可沈溺聲色犬馬，若能精通文墨，知書達禮，以及行善積德，當更有益於道行。

蒲氏雖不能為狐創造出修煉的理論，但却不止一次提及狐在修煉過程中的劫難：雷劫，如卷一〈嬌娜〉篇中的狐族，預知雷擊日期，請娶狐女的孔生協助脫困；又如卷七〈小翠〉篇載王生於暴雷雨中見一物入室來，躲於身下，初以為是貓，至雨停離去，發現非貓，其兄說是狐避雷劫，將來一定大貴，後果如所料。

狐為何會有雷劫，蒲氏沒有明言，不過從他賦予雷公正義之神的任務，推知狐之雷劫應與其採補害人之類的罪行有關，所以必須借重大貴之人消災，否則難逃劫難，如〈嬌娜〉篇中皇甫家靠著孔生福庇，一門

八、結語

總之，狐既為中國文學界帶來無限的靈感^⑤，也為民間信仰注入新生命，牠，早已不純然是一種動物。

在蒲松齡漫長的創作生涯裡，狐，一直是他取材的好對象，假如少了牠，則《聊齋誌異》一書將因之而失色，而蒲氏對自己一系列狐故事也頗為自負，也真希望狐族能視為知交，誠如他在卷五〈狐夢〉篇載及美狐女要求立傳時，得意洋洋的說：「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光榮矣。」^⑥在這一方面，蒲氏是成功了。

然而，他在舉筆之際，又不知不覺的將模糊的宗教概念融入字裡行間，遊走於文學及宗教兩界，才會製造出那麼多美妙感人而又難相統屬的狐族。畢竟文學創作需要理性的素養，更需要感性的激盪，而宗教信仰又何嘗不然，只不過是感性重於理性罷了。從本篇的闡述，也可以看出一位失意文人附和民間信仰的一面，由《聊齋誌異》透露出的宗教信息，也有助於了解下層知識份子如蒲松齡這一類文人的信仰概況了。

註釋

- ①參閱《動物學大辭典》，八畫「狐」條，台北，民國五十六年，文光圖書有限公司，頁六三二。
- ②《史記·陳涉世家》，台北，民國六十一年，明倫出版社，第三冊，頁一九五〇。
- ③見《史記·淮陰侯傳》（第四冊，頁二六二五），「狐疑」一語即出此。
- ④引自《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九〈狐〉條，台北，民國七十五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冊七，頁四一六二。
- ⑤同前註。
- ⑥《魏略》曰：「文帝受禪，九尾狐見於譙郡。」而後來郭璞也撰〈九尾狐贊〉一文，可見時人視九尾狐為祥瑞之物（俱見前引書，同頁）。
- ⑦參閱葉慶炳，〈古典小說中的狐狸精〉一文，中外文學第六卷一～二期。

- ⑧葉慶炳先生前引文將魏晉至隨唐時期小說中的狐區分爲美女狐、學究狐、好色狐、黑店狐、搗蛋狐五大類，可以看出這時期狐故事之多彩多姿了。
- ⑨引自陳文燭《天中記》第六十卷〈狐〉條，台北，民國五十三年，文源書局，第四冊，頁一九九二。
- ⑩蒲松齡的生卒年可參閱胡適，〈蒲松齡的生年考〉一文，載《醒世姻緣傳考證》，胡適作品集一七（台北，遠流出版公司，一九八六）。
- ⑪羅香林，《蒲壽庚傳》，十一章〈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之家世〉（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四年）。
- ⑫蒲松齡一生事迹可參閱：
- (1)張景樵，《蒲松齡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九年。
- (2)馬瑞芳，《蒲松齡評傳》，台北，知書房出版社，一九九三。
- ⑬見註⑦。
- ⑭本文所引據的《聊齋誌異》係大陸會校會注會評本，共四百九十一篇（台北，民國六十七年，九思出版公司翻印本，共計三冊），文中引用本書概省略書名，僅舉出篇名。
- ⑮見《聊齋誌異》第一冊，頁五六。
- ⑯同前書，第一冊，頁七九。
- ⑰《後漢書》卷八十二方術列傳下，台北，民國六十一年，明倫出版社，第四冊，頁二七四〇。
- ⑱引自殷登國，《千年綺夢》，〈釋道兩家的性愛觀〉（台北，民國八十年，文經出版公司，下冊，頁二四）。另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四〈客成御女〉條，亦可資參閱。
- ⑲《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有一則即記某青年學子讀了此二篇後常妄想能遇上美狐女，結果反爲所戲（台北，民國六十九年，大中國圖書公司，頁二四一）。
- ⑳見註⑧。
- ㉑見《聊齋誌異》，第一冊，頁五〇五。
- ㉒同前書，第一冊，頁二五九。
- ㉓同前書，第一冊，頁五四〇。
- ㉔同前書，第一冊，頁五五三。
- ㉕同前書，第二冊，頁九九四。

- ②⑥《聊齋詩集》，卷二〈同安邱李文貽泛大明湖〉，載《蒲松齡集》，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六二，上冊，頁五一四。
- ②⑦《聊齋文集》，卷三〈代李千總募修北寺序〉，載《蒲松齡集》，上冊，頁七四。
- ②⑧見《聊齋誌異》，第二冊，頁一一〇九。
- ②⑨參閱拙作〈紀曉嵐的神鬼世界〉，刊84.6.國立台灣體育專科學校學報，第七期。
- ③⑩《閱微草堂筆記》，卷四，頁一八八。
- ③⑪同前書，卷五，頁七五。
- ③⑫中國電視公司〈大陸尋奇〉節目，於八十五年一月七日曾播出記者訪問東北某地薩滿教跳神，降壇者即為一狐仙，由於狐仙對不請示即攝影極感不悅，多次藉靈媒（為一婦人）說：「不怕你們的槍砲。」可見狐仙的信仰在某些地區仍極流行。
- ③⑬參閱林衡道，〈日本人求財拜狐狸〉一文（刊聯合報，84.7.15.第三十四版），文中談及福州及台灣許多地方的「朱三仙姑」，就是一種狐仙信仰。
- ③⑭《紀曉嵐家書》，〈寄從兄旭升〉，台北，民國八十三年，廣文書局，頁三四。
- ③⑮李富軒、李紅，〈中國狐文化史略〉一文，概略介紹狐故事創作之源流與演變，可資參閱（刊《歷史月刊》一九九五年四月號），不過筆者不同意其狐族分類方式，故文中未引用。
- ③⑯見《聊齋誌異》，第二冊，頁六二二。